

第六十七回(2) 稀柿衢

猪八戒，实际上，是我们广大读者的忠实代表，老猪的思维，就是我们的惯常的思维嘛，所以对于老猪，喜欢他的读者太多了，男女老少，都喜欢这个猪哥。要不是猪哥这么打趣的角色，西游记的吸引力可能会减弱不少。对比起来，那些一般的小说，也便是猪八戒这样的境界。可是要不是跟孙悟空、跟唐僧他们放在一起对比起来，还很难让我们知晓，习以为常的思维和做法，实际上，很多是挺可笑的。可笑，并非嘲笑，是让每一个我们，在欢笑声中，拓宽了自己的视界，多了一份淡然的升华、平静的愉悦。

这世界，跟西游记一样，对于有心人，每个人，都是每个人的一面镜子。

可是这时候的三藏老猪，这哥儿俩，已经被冷雨和黑夜，给唬得只想找个安乐窝窝。于是乎，他们讨论得激烈，以至于，忘记了抬头看路。还是悟空比较清醒，忽见一座山庄不远。行者道：“好了！有宿处了！”而正一门心思沉浸在争论中的唐长老，闻听孙悟空这一说，赶紧抬头，举着茫然的眼神儿左顾右盼：“在哪里？哪里？”悟空用手一指：“喏，在那里。”唐长老目光顺着悟空的手指头往前挪，噢，原来在前面。行者指道：“那树丛里不是个人家？我们去借宿一宵，明早走路。”

什么？！宿处居然还是个人家？！长老闻听，就好像小孩过年听到有红包，立刻喜

上眉梢、振奋起来，把那小鞭子啪的一声就狠抽在马儿屁股上，你看那马儿嗷的一声、嗖的一声，就不见了。来到庄门外的三藏，噌的就跳下马来，两三步窜到门首，呼呼呼的猛砸：“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……”

好焦心哟，时间好漫长哟，怎么就是没人来开门呢。玄奘一边砸门，一边别过头去，任凭时间和哐哐声，在耳边流失。忽然一拳下去，似乎没碰到东西，也没听到任何声音，睁眼一瞧，门已经开了，眼前站着一位大爷。玄奘还没立稳脚，就听那老大爷开口不耐烦的问话：“你谁呀在这里大呼小叫的？”

玄奘这才回过神儿：咳咳，自己是位有教养的人、是位有德行的出家人。于是赶紧整理衣冠、肃然而立、躬身合十、和颜悦色道：“老施主，贫僧乃东土差往西天取经者。

适到贵地，天晚，特造尊府假宿一宵，万望方便方便。”玄奘的话很明白，先自我介绍，解决身份认证问题，然后期待别人借宿一晚才是重点。

可是没想到那老翁，完全不理睬重点，却质疑起他的旅行目标来，你过不去，没戏。并且，不但质疑他目标，还给他的修行泼了一大盆冷水：这里还是小西天！老者道：“和尚，你要西行，却是去不得啊。此处乃小西天。若到大西天，路途甚远。且休道前去艰难，只这个地方，已此难过。”

闻听这里还是小西天，无疑于已经给了玄奘当头一棒，已经逃离了魔爪，怎么这一关怎么还没过完呀！是的，他所面临的问题，是另一种跪拜妖邪的执念：心态不稳，也就是本回回目所指的禅性不稳。以及道心不清。

遇不到妖魔，遇到日常挫折时候的，意识不到还是在修道的试炼中，经常是心动神摇。刚才还兴冲冲的玄奘，转眼间蔫儿了下来，难过的问道：“怎么难过？”

老者转过身去，面向西方，颤巍巍伸出手指，以四十五度角指向前方：“我这庄村西去三十余里，有一条稀屎衢，山名七绝。”原来，这山径过有八百里，满山尽是柿果。古云：“柿树有七绝：一，益寿；二，多阴；三，无鸟巢；四，无虫；五，霜叶可玩；六，嘉实；七，枝叶肥大。”故名七绝山。这村庄所在处地阔人稀，那深山亘古无人走到。每年家熟烂柿子落在路上，将一条夹石衢衢（胡同，据说是蒙古语谐音），尽皆填满；又被雨露雪霜，经霉过夏，作成一路污秽。这方人家，俗呼为稀屎衢。但刮西风，有一

股秽气，就是淘东圃（粪坑）也不似这般恶臭。如今正值春深，东南风大作，所以还不闻见也。

山自己没名字，也不是因典故有名字，甚至不是因为自己山沟沟里的那些柿子树得名字，比如柿山、柿沟、柿胡同等等。这山获得名字，仅仅是因为柿子树柿果的一些属性。总之，给人一副好可怜的感觉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大堆积年烂柿子，名头已经盖过大山。就跟曾经的玄奘一样，不是以本性昭彰而闻名，却是对修行毫无助益的口才、博学而闻名。面对徒弟们的缺点错误，不是以出家人的悲悯心劝告，每每以唾沫星子淹没之。

因为相信唾沫的说服力，所以，当玄奘面对更加汹涌深厚的唾沫星儿的时候，心里

不由自主的就矮了下去。三藏低头，烦闷不言，眼珠子乱转。